

Margaret Atwood and Her Writing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研究

傅俊 著



Margaret Atwood

前 言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最负盛名的加拿大当代作家之一。她曾师从多伦多大学的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阿特伍德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迄今已有14部诗集、11部长篇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文学评论出版,并主编了《牛津加拿大英语诗歌》、《牛津加拿大英语短篇小说》等文集,此外还撰写了不少广播、电视、戏剧、儿童文学作品等。阿特伍德因其作品在主题、创作艺术等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得包括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加拿大勋章、英联邦文学奖、哈佛大学百年奖章、《悉尼时报》文学杰出奖、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英国布克奖等数十种国内和国际的奖励和荣誉,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阿特伍德的影响不仅跨越了国界,也跨越了文学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她十分关注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和加拿大日益美国化的倾向。为此,她大力支持以推进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阿南西出版社,为它的成立和发展不遗余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帮助成立了加拿大作家协会,并曾亲任其主席,还担任过国际笔会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麦克林》、《小姐》、《纽约客》等各式各样的国际知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评论等。她还应邀在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演讲、朗诵和发表评论,扩大了加拿大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正逐渐介入另一个公众关注的领域——环境保护,显示了很强的生态意识。由于阿特伍德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创作、论述和采取的行动,1988年,她被授予“基督教女青年会杰出女性奖”和“国家杂志环境保护新闻奖”。同时,她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她是80年代末反对美加自由贸易法案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她还利用自己的国际声誉为“大赦国际”组织的斗争在加拿大开辟阵地。总之,在过去的约30年中,阿特伍德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她对加拿大民族文化事业所表现出的热忱和所做的贡献使她成为加拿大“一股主要的文化力量”^①的旗手;她还被列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②

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大众传媒极其发达的时代,知名人士,包括知名作家,往往难免“独领风骚三五年”的命运,更多的则是昙花一现,很快被人淡忘。然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却偏偏是个例外。自从1967年这位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28岁的年轻作家以诗集《圆圈游戏》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奖——“总督奖”以来,至今已有近四十年。而在这近四十年中,她笔耕不息,不但不断有新作问世,而且几乎每部作品都成为加拿大国内和国际的畅销书,好评如潮,频频获奖。阿特伍德本人也始终是加拿大国内、国际文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学者们成立了一个基地设在美国佛罗里达的“阿特伍德研究会”^③;时有国际或一国的“阿特伍德专题学术研讨会”举行;人们还发行了一本“阿特伍德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直到2000年,61岁的阿特伍德以其第十部长篇小说《盲杀

① Eugene Benson & William Toye, general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6.

② Rawlinson H. Graham, *The Canadian 100: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Canadian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ronto: McArthur & Company, 1997, pp. 31-32.

③ 同上, p. 32.

手》获英语国家(美国除外)的权威性文学奖“布克奖”而又一次令全世界瞩目。2001年底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因特网上流传着各种猜测,阿特伍德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认为最可能得奖的数位作家之列……。而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两三年内,她又连续推出两部力作——评论性专著《与死者谈判:一位作家论创作》(2002)^①和她的第十部长篇小说《羚羊与秧鸡》(2003)^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几乎没有一位女性作家能像阿特伍德那样“独领风骚数十年”,她的文学成就在加拿大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同仁们也注意到了阿特伍德的重要性,对这位加拿大女作家的关注和研究热情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研究她的作品;以其作品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的研究生也不乏其人;外国文学学术会议的论文中也常见关于阿特伍德的论述;一些涉及外国语言文化的著名出版社如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也纷纷购买阿特伍德作品的版权,并邀请有实力的学者翻译出版中译本。^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一书是在我所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研究”课题成果的基础上延展出来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一书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上篇 成长的道路”,介绍了阿特伍德迄今为止六十多年的生活道路,着重阐述了她独特的“早年生活”和“家庭传统”对她的影响、她从多伦多大学和哈佛大学得到的“专业训练”、她的

① Margaret Atwood, *Negotiating with the Dead: A Writer on Writ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Margaret Atwood, *Oryx and Crake*,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2003; 该书入围2003年“布克奖”决选名单,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③ 据不完全统计,译林出版社已出版的阿特伍德作品的中文版有《浮现》、《猫眼》、《使女的故事》和《别名格雷斯》以及《羚羊与秧鸡》,其他出版社还出了阿特伍德作品的中文版《可食用的女人》、《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和《盲杀手》等。

创作事业、婚恋、家庭生活的发展与变迁,以及事业成功后作为“名人”所受的压力和应对策略,并从女性意识、民族意识、生态意识和国际政治中的人权意识等方面谈了她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二部分是“中篇 文学创作”,将阿特伍德的创作按“早期的创作”、“20世纪70年代的创作”、“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分为四个创作阶段,分别介绍了她在各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并从写作灵感、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促销旅行、正负两方面的公众评价、作品之外的意义等方面重点论述了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的创作。第三部分是“下篇 阿特伍德作品研究”,对阿特伍德具体作品的研究按类型分为“长篇小说研究”、“诗歌研究”、“短篇小说研究”和“文学评论介评”四个部分,围绕一些单部的代表作或一组代表作,从主题、艺术风格、手法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有时是综合性的分析、评论或综述。

如前所述,阿特伍德这位当代加拿大文坛的杰出人物已被我国外国文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同仁所了解,也不断有关于阿特伍德单部或多部作品或一类作品(如诗歌或小说)的零散论文发表;但对阿特伍德的成长道路、创作环境、因素等方面有所涉及的论文甚少,更不用说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阿特伍德的专著。因此,作者希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一书能在这一方面起到某种填补空白的作用。

当然,作者也很清楚,任何以仍然在世并仍在创作的作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总难免留下未能涵盖所有的作品、未能参考所有的研究资料等遗憾。《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一书也不可能成为例外,尤其是它的研究对象是阿特伍德这位不仅仍在创作,而且似乎仍处于创作佳境的作家。此外,加拿大国内外研究阿特伍德及其作品的论著汗牛充栋,任何研究者都难以穷尽;加上作者本人的学术水平、视野、时间、精力、资料等种种局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一书在阿特伍德研究方面远未做到全面、深刻,也不

可能面面俱到。作者只希望能给对加拿大文学和阿特伍德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有一定趣味性、可读性,并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同时也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就教于同行专家和学者。

傅 俊

2002年12月于南京

目 录

前言	1
----	---

上篇 成长的道路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期	3
第二章 家庭影响	16
第三章 专业训练: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	26
第四章 返回大自然:暑假夏令营打工记	36
第五章 哈佛大学的加拿大硕士生	43
第六章 勤工俭学	52
第七章 工作、写作、生活的多头兼顾	56
第八章 密友与合作伙伴:查尔斯·帕切尔	64
第九章 重返哈佛:博士学位论文 vs 写作事业	70
第十章 教学工作	79
第十一章 崛起:阿特伍德与加拿大文学	91
第十二章 做了母亲的名作家	118
第十三章 压力、危机和对策	135
第十四章 对社会的反思和行动	147
第十五章 对生活、艺术和历史的反思与创作	155
第十六章 世纪之交的新成就	173

中篇 文学创作

第一章 早期的创作	181
一、《可食用的女人》	181

二、《圆圈游戏》·····	189
三、《该国动物》和其他·····	197
第二章 20世纪70年代的创作·····	202
一、《浮现》·····	202
二、《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	208
三、《预言夫人》·····	215
四、《苏珊娜·莫迪的日记》、《双头诗集》和《跳舞的女孩们》·····	222
五、《人类从前的生活》·····	228
六、20世纪70年代的其他创作·····	235
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	239
一、见证人文学:《肉体伤害》和《真实的故事》·····	239
二、《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选集》·····	243
三、《黑暗中的谋杀》和《蓝胡子的蛋》·····	248
四、《使女的故事》·····	250
五、《猫眼》·····	260
六、20世纪80年代的其他创作·····	266
第四章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	268
一、《荒园警示故事》和《好骨头》·····	268
二、《强盗新娘》·····	271
三、《焚毁之屋的早晨》·····	277
四、《别名格雷斯》·····	278
五、《盲杀手》·····	281
六、21世纪的新成果《与死者谈判》和《羚羊与秧鸡》·····	283
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其他创作·····	288

下篇 阿特伍德作品研究

概述·····	293
第一章 长篇小说研究·····	294

一、从反面乌托邦文学传统看《使女的故事》·····	294
二、生存 回归 真我——论《浮现》的多元化主题·····	302
三、真实与虚构——《别名格雷斯》分析·····	309
四、存在之场——时间：试论《猫眼》中的意识流·····	319
五、自我的修复 自然的回归——浅析《猫眼》的创作意图·····	327
六、阿特伍德的叙事迷宫——评《盲杀手》的叙事策略·····	335
七、阿特伍德小说中“潜入地下”主题的反复再现·····	341
第二章 诗歌研究·····	355
一、无处不在的双重性——论《苏珊娜·莫迪的日记》···	357
二、“旷野”——女性的归属：再论《苏珊娜·莫迪的日记》·····	362
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镜子情结·····	372
四、重塑女神——阿特伍德诗中的神话解析·····	378
第三章 短篇小说研究·····	393
一、试析阿特伍德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393
二、故事新编：评介短篇小说集《好骨头》·····	404
第四章 文学评论述评·····	410
《第二位的话：散文评论选集》综述·····	410
后记·····	415
附录·····	419
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年表·····	419
二、阿特伍德谈创作《羚羊与秧鸡》·····	425
三、参考书目·····	433

上篇 成长的道路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期

一、独特的童年：丛林与都市的双重经历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 1939—)是家中三个孩子中的老二,她的父亲卡尔·埃德蒙·阿特伍德(Carl Edmund Atwood)是位生物学家,母亲玛格丽特·多萝西·基兰(Margaret Dorothy Killam)的专业是饮食学和营养学。哥哥哈罗德·莱斯利·阿特伍德(Harold Lesley Atwood)1937年出生于蒙特利尔,当时父亲卡尔正在位于该市的麦吉尔大学撰写他的博士论文。玛格丽特则于两年后——1939年11月18日出生在渥太华总医院。小妹露丝·凯瑟琳·阿特伍德(Ruth Catherine Atwood)1951年生于多伦多。

由于父亲卡尔的昆虫研究工作的需要,阿特伍德一家人将许多时间都花在了旅途上。玛格丽特刚刚6个月大,就开始了她的丛林旅行。她父亲受雇于政府,负责一个研究站,专门从事食树类昆虫的研究。因此,每年较暖和的月份,他必须深入到安大略、魁北克两省的北部林区进行昆虫研究,这也就成了全家人的生活节律。玛格丽特的童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父亲卡尔却从未入伍,更未赴过欧洲前线,而是留在了加拿大,因为作为加拿大重要工业部门——森林工业的一位研究人员,他的工作被定位为“非常关键”。当时,汽油是定量供应的,路上汽车也很稀少,卡尔·阿特伍德却因为他的工作性质而拥有一部汽车。一家人沿着17号公路驾车向北方驶去,有时为了深入丛林,不得不在土路上行

驶；有时进入林区时冰雪还未全部融化；入冬前返回南部，有时也会遇上新降的雪。在林区时，一家人有时住帐篷；靠近苏圣玛丽时也住过付租金的小木屋（是在玛格丽特四岁半时的夏天）。后来，父亲卡尔自己动手建造小屋。在小屋完工之前，全家人就暂时靠大树遮挡风雨。

年复一年地进入林区，然后又离开林区，在渥太华、苏圣玛丽、多伦多之间的公路上行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幼年和童年大都是这样度过的。因此，她在8年级之前从未在学校不间断地上过一整年课。阿特伍德在接受乔依斯·卡罗尔·欧茨的采访时评论这段经历说：“这绝对是一种优势。”^①这种生活方式使玛格丽特和哥哥哈罗德有许多时间在一起玩耍和阅读。父亲有时会划一条小船出去工作，几天后才返回。他们的宿营地用煤油灯照明，用木材取暖和烧饭。读书成了孩子们的娱乐活动之一，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其他娱乐活动了。在荒野中，他们也不可能找到其他玩伴。家里虽有一部收音机，但由于地处偏远，收音效果极差，只能听听天气预报和战争新闻。在每年数月远离文明、栖居荒野丛林的这几年中，母亲是哈罗德和玛格丽特兄妹的老师，每天只上半天课，下午就“放假”了。这种生活方式很像加拿大早期移民拓荒者的生活方式，而出生于20世纪中期的加拿大人中很少会有类似的经历。比如，加拿大文学史中殖民时期的女作家斯特利克兰姐妹（the Strickland sisters）——凯瑟琳·帕尔·特蕾尔（Catherine Parr Traill, 1802—1899）和苏珊娜·莫迪（Susanna Moodie, 1805—1885）就在各自的作品中记叙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早晨在家里辅导孩子们学习，下午则出去散步和做家务。但这些都发生在19世纪。难怪数年后阿特伍德阅读苏珊娜·莫迪的作品

^① Nathalie Cooke, *Margaret Atwood: A Biography*, Toronto: ECW Press, 1998, p. 22.

《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 It in the Bush*, 1852)和《拓荒生活》(*Life in the Clearings*, 1853)时被深深地触动了,因为作者描述的既是典型的早期加拿大拓荒者的生活方式,又是阿特伍德十分熟悉而感到特别亲切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早期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都使阿特伍德着迷,激发她的创作想像力,并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萦绕不散,因为阿特伍德像她们一样,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描写真正加拿大背景下的加拿大作品的作家。事实上,阿特伍德的全部文学创作中至少有三部作品是受苏珊娜·莫迪及其作品的启发而作:组诗《苏珊娜·莫迪的日记》、受莫迪书中所提的“格雷斯·马克斯案件”启发而作的剧本《女仆》,以及她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别名格雷斯》。

童年这种生活在丛林和城市两个不同世界的经历不仅为阿特伍德的《浮现》等小说提供了背景,也为她后来的“自然”诗,如《苏珊娜·莫迪的日记》等储备了素材;城市与荒野不同的生活方式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文明与蛮荒之间的张力成为她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此外,丛林的四季变化以及父亲的昆虫研究工作使“变形”成了阿特伍德文学创作中最常见的主题和意象之一。

二、来者不拒、狼吞虎咽的小读者

然而,阿特伍德的这种“一种生物或事物可以变成另一种生物或事物,可以自我变形”的强烈意识,不仅仅来自于她早年的丛林经历,还得益于她的早期阅读,特别是连环画。她正是为了能读懂连环画而学习认字的。她早期的另一个信息和知识源是童话。1944年,阿特伍德刚过5岁,父母为兄妹俩订购了一套《格林童话》。出乎意料,收到的竟然是未经节选的潘席恩版(Pantheon edition)全本,833页长,共有210个故事,还有约瑟夫·斯卡尔(Josef Scharl)的哥特式插图:骷髅、绞刑吏、巫婆、食人怪,以及其

他古怪的东西！尽管父母被这庞然大物给吓坏了，兄妹俩却如痴如醉，完全被吸引住了，像被上了魔咒似的。这些故事不仅为阿特伍德后来创作的长、短篇小说如《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 1994）、《蓝胡子的蛋》、《好骨头》等储备了原料和素材，而且，正如沙龙·威尔逊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童话性政治》中指出的：“……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她很大一部分的创作。”^①数十年后，成名的阿特伍德自己也承认，“我一生最经常重读的书就是《格林童话》，我37年来一直在读这本书，从头读到尾，或跳着读，断断续续地读。”^②

阿特伍德阅读欲一直很强，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幼年时父母读给她听的书中有《艾丽丝漫游奇境记》等儿童文学经典著作；当她能够自己阅读时，便迫不及待地阅读了大量能够到手的书籍。她狼吞虎咽读过的书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拉德·哈加德的《所罗门王的金矿》、查尔斯·罗伯茨的《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阿尔考特的《小妇人》、蒙哥玛利的《绿山墙的安妮》、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埃德加·爱伦·坡的恐怖故事等。她也读过奥威尔的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以为它是一则加拿大式的动物故事。同样，她开始读《莫比·迪克》时也以为这是一则动物故事。她回忆阅读时自己的心情说：“读到所有描写人的部分，我都跳过去；我自己认同于那条大鲸鱼，因此，当它最终击沉了捕鲸船、淹死了大部分船员并得以逃脱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悲哀。……该是让动物

① Sharon Rose Wilson, *Margaret Atwood's Fairy-Tale Sexual Politics*, Toronto: ECW Press, 1993, p. 5.

② Rosemary Sullivan, "Afterword" of *Good Bones* by Margaret Atwood, Toronto: M&S, 1997, p. 114.

占回上风的时候了。”^①

上中学后,阿特伍德开始浏览《呼啸山庄》和 D. H. 劳伦斯的小说;中学毕业时,有人送了她一本《傲慢与偏见》。

然而,阿特伍德并不总是阅读“高尚的”文学经典著作,她也爱读戴尔的袖珍本侦探小说,“就是书后附有犯罪现场地图、封面有一只透过钥匙孔张望的眼睛以及被勒死了的穿着无肩带红色睡袍的金发女郎的那种。”^② 此外,童年和少年时代,阿特伍德兄妹俩都极喜欢阅读连环漫画(comic books);发展到后来,他们还自己创作连环漫画。哈罗德的创作中充满了战争和武器、古怪的外星球和外星人;玛格丽特则善于描绘飞兔之类,后来,又增加了盛装的女郎。她成套成套地阅读连环漫画,如《神奇系列》、《蝙蝠人》、《超人》、《美国船长》、《奇迹女人》、《唐老鸭》、《米老鼠》和《小露露》——但阿特伍德承认,她最喜欢的是《变形人》,其主人公可以变成任何东西,但你总能发现他的蛛丝马迹,因为他总脱不了红色和蓝色。在所有这些连环漫画故事和格林童话故事之中,最令阿特伍德着迷的似乎是那种超自然的变形能力。

不久,阿特伍德开始经常钻进父亲置于地下室的小“图书馆”,在那儿一待就是数小时,还带着她最喜爱的零食:涂上花生酱和蜂蜜的脆薄饼干、葡萄干等。正是在父亲的地下室图书馆里,她阅读了瓦尔特·司各特的历史爱情小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书。父亲是位历史迷,藏书相当丰富,收罗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包括历年各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和各种名人传记。玛格丽特充分利用了这些藏书。她记得十四五岁时特别喜欢邱吉尔关于战争的论述。

谈到阅读趣味,阿特伍德读书是有选择性的。1992年,她曾

^① Nathalie Cooke, *Margaret Atwood: A Biography*, Toronto: ECW Press, 1998, p. 25.

^② 同上。

写出五部她反复阅读的加拿大小说的书单：

1. 安娜·埃贝尔 (Anne Hébert, 1917—) 的《情天孽海》(*Kamouraska*, 1970)；

2. 艾丽丝·蒙罗 (Alice Munro, 1931—) 的《姑娘和女人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 1971)；

3. 玛格丽特·劳伦斯 (Margaret Laurence, 1926—1987) 的《石头天使》(*The Stone Angel*, 1964)；

4. 罗伯逊·戴维斯 (Robertson Davies, 1913—1995) 的《多事之人》(*The Fifth Business*, 1970)；

5. 蒂莫西·芬德利 (Timothy Findley, 1930—) 的《战争》(*The Wars*, 1977)。

在阿特伍德最近发表的评论和谈话中，她还表示喜欢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利森 (Toni Morrison) 等人的书，她也阅读了大量传记和非小说类作品。

对阿特伍德来说，她 8 岁到 16 岁期间是一段“黑暗时期”，“一段空白”：一段想像力被教条排挤了的时期。四年级时她遇到了一位“可怕的”老师。她回忆说：“在八九岁时，我放弃了写作而捡起了绘画。后来，我变得比较实际，想成为一位服装设计师；再后来，我更加实际了，想成为——我并不要，而是以为我也许可以学习家政学。然而，后来当我发现这专业有多么无聊时，我又返回写作。”^①

阿特伍德一生的前 6 年冬天是在渥太华度过的。当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时偶尔还能听到空袭警报声。1945 年，全家搬至苏圣玛丽住了一年，因为父亲在那儿的一个昆虫研究室任

^① Margaret Atwood, “An Interview with Margaret Atwood”, with Betsy Draine,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Writers*, ed. L. S. Dembo, 2nd ser., 1978-1982,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p. 368.